

9-2010

以文化沙龍為例：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可能

Kwok Ming M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馬國明 (2010)。以文化沙龍為例：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可能。文化研究@嶺南，20。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20/iss1/11/>。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以文化沙龍為例 —— 八十後文藝青年的可能

馬國明

2010-10-06

轉載明報

八十後文藝青年持之以恆的閱讀和公開討論更能讓他們知道作為一個階級，香港地產富豪們的嘴臉完全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手裏……八十後文藝青年正好乘虛而入，效法當年的布爾喬亞建立文化沙龍，佔據文學的陣地。

根據哈伯瑪斯的分析，歐洲在 17、18 世紀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源自一些文學沙龍的活動。沙龍一詞也許出自法文 *salon* 的音譯，*salon* 即客廳；客廳和文學、文化和藝術（如攝影沙龍）連上密切的關係源自 17、18 世紀歐洲的貴族文化。當時正值啟蒙思想發端，貴族之間要突顯自己除了盡力親近皇帝之外，可以在自己家裏的客廳舉辦文化聚會。啟蒙思想家之中，伏爾泰的聲名最高，是貴族們競相邀請的人物。有他出席的聚會便也能吸引各方名人雅士參與，主人家亦因而與有榮焉，文化和權力通常不能分開。

文學、評論：公眾領域的描塑

17、18 世紀也是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雖然布爾喬亞是上升的階級，但社會地位卻無法跟貴族階層匹敵，尤其是布爾喬亞缺乏貴族階層經過多年而建立的社交圈子和社交活動。不過他們很快便懂得照辦煮碗，仿效貴族舉辦文化沙龍，地點則改為咖啡廳。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化沙龍不會有伏爾泰這種級數的人物作號召，但比起貴族舉辦的卻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布爾喬亞作為一個階級大都喜愛閱讀小說，小說專門探討自我（*self*）。布爾喬亞是新興的階級，努力擺脫貴族所代表的門第和身分觀念，獨立自主的自我恰好是抗衡貴族的身分和門第。另一方面，獨立自主的自我其實是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個體。自我的觀念一方面有助擺脫貴族身分門第的掣肘，另一方面卻置人於一種無依無靠，獨自生存的狀況。小說除了專門探討自我，更是唯一依靠讀者獨自閱讀的文學體裁，恰好是布爾喬亞景況的寫照，自然成了布爾喬亞最喜愛的讀物。布爾喬亞在咖啡廳舉辦的文學沙龍主要環繞個別當時得令的小說讀本，避免曲高和寡之餘，卻又不至言而無物。既然小說專門探討自我，討論小說作品的文學沙龍便也是探討自我的文化沙龍。既普及，亦深入，布爾喬亞的文學沙龍亦因而蔚然成風，遍及英、法、德等地。哈伯瑪斯更認為這些在咖啡館舉行的文學沙龍不但是後來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雛型，在不少方面更是後者的藍本。在咖啡館舉行文學沙龍必定向公眾開放，原則上任何人都能參與。由於討論的不過是當時得令的小說，小說探討的又是人人關心的自我，討論不涉及個別人士的具體利益，參與者不會有既定立場。由於只不過是討論小說，不是甚麼深奧難明的問題，不需要專家，更不用論資排輩。在參與者無輩份之分，又沒有既定立場，最有說服力的見解便也是最為人接納的見解。這些都是後來形成的布爾喬亞公眾領域的特質和可貴之處，這也是評論的終極作用。

「八十後文藝青年」突襲藝發局之後，絕對要面對評論貧血的問題。既然建制的人物不知評論為何物，「八十後文藝青年」和所有關心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人大可昂首闊步，長驅直入，進佔評論的無人之境。「八十後文藝青年」這一名稱非常有創意，簡直是神來之筆（*a stroke of genius*）。由「中國學生週報」的年代開始，文藝青年是一群起碼在

口頭上得到稱許的群體。事實上，香港的文藝青年曾組成文社或詩社，舉辦寫作坊、文學獎等活動和辦刊物，「中國學生週報」可以說是香港文藝青年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成就。「八十後文藝青年」必須超越前人，但卻不可能仰仗藝發局雞碎咁多的撥款辦一份比《中國學生週報》更出色的刊物。

不過有一條天體物理學所說的蟲洞 (wormhole)，讓「八十後文藝青年」穿越時空到達一個寬廣的評論新天地。「八十後文藝青年」可以效法 17、18 世紀布爾喬亞舉辦的文學沙龍，最初只需五、六人相約讀某本小說，然後找一個可以讓人舒舒服服討論一個下午或一個晚上的地方。討論的課題當然是相約讀過的小說，而討論必須公開，歡迎任何感興趣的人參加。值得閱讀和討論的小說當然多不勝數，但正值「地產霸權」、「仇富」和「富豪(地獄或天堂式)捐獻」等社會議題不斷湧現的時候，最值得「八十後文藝青年」閱讀和討論的是 Thomas Mann 剛滿二十歲時便開始著手寫的成名作 *Buddenbrooks* (1901 年出版)。這是寫德國一個商人家族史的小說，Thomas Mann 憑此書而奪得 1929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小說由白手興家的富豪第一代隆重慶祝生辰開始，帶出家族的顯赫地位和老布登士的過人成就。小說最令人難忘的是寫繼承父業的布登士先生不但不是敗壞家財的二世祖，而是個為人正直、熱心公益、信守承諾的人。他還獲選為市議會的議員。他不僅能守業，還成功增加了家族的財產，但他卻拘泥於門第之見，犧牲了女兒的幸福。布爾喬亞曾努力打破身分和門第的觀念，但當他們取代了貴族原有的地位後，同樣墮入身分和門第的枷鎖中。到了家族的第三代，做哥哥的繼承父業之餘亦同樣獲選當市議員。做弟弟的則行為較乖僻。表面上，家族的威望絲毫沒有減少，但小說描寫持家的湯瑪士布登士漸漸感到自己不過虛有其表而已，他又不恥同行裏的暴發戶那種狠毒的經營手法。讀這本小說是賞心樂事，文評家們更推許小說的德文為範文；但對「八十後文藝青年」來說，最大的意義是讓香港的富豪們知道他們的下場已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的掌中。如果著名文化人陳雲一篇文章便足以刺痛能呼風喚雨的地產豪強，「八十後文藝青年」持之以恆的閱讀和公開討論更能讓他們知道作為一個階級，香港地產富豪們的嘴臉完全掌握在「八十後文藝青年」手裏。

話語權：建立文化沙龍的妙處

歐洲的商人曾經是有份改革社會的布爾喬亞，這一歷史淵源令個別商人(如湯瑪士布登士)能夠自覺自己的不足。香港的富豪們以前是英國殖民者的合作伙伴，現在則是北京的合伙人。雖然 Thomas Mann 的 *Buddenbrooks* 不是一面照妖鏡，但卻足以讓「八十後文藝青年」明白香港的地產豪強恰好就是湯瑪士布登士不齒的暴發戶。青年人批評地產霸權被建制派人物說成是「仇富」，連獲得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品也批評地產霸權，建制派的人還可以說三道四麼？文學是一種社會體制，由於香港社會一向忽略評論，連熱愛文學的人也未必明白文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妙處，「純文學」的觀念便是個好例子。「八十後文藝青年」正好乘虛而入，效法當年的布爾喬亞建立文化沙龍，佔據文學的陣地。「八十後文藝青年」也是「反高鐵」和「反特權」青年，閱讀文學作品然後公開討論不正是主流社會強調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嗎？建制派的人物還能胡說八道，說青年人激進、躁動和不安嗎？在香港寫評論無法讓青年人闖出名堂，但一群青年定期的評論卻足以像 17、18 世紀的布爾喬亞文化沙龍一般發揮超乎想像的威力！